

风流慈禧

杨辉周 著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二八芳龄的慈禧——兰儿天生丽质，情窦初开，与将门之子荣禄初试云雨之欢，二人男欢女爱，如胶如漆，正欲喜结秦晋，恰逢咸丰皇帝选美入宫。为了攀龙附凤，兰儿与荣禄挥泪而别，凭着她那沉鱼落雁般的姿色，首批入选进宫。

岂料后宫中云集天下美女，在众多佳丽中，身为宫女的兰儿，对皇上可望而不可及。兰儿煞费苦心，以淫词艳调挑逗，勾引皇上，终于如愿以偿，得到咸丰帝的宠幸。

咸丰风流成性，从江南选来四大美妓，在圆明园金屋藏娇，寻欢作乐，渐渐冷落了兰儿。此时已封为贵人的兰儿，为了争宠，暗藏杀机，借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机，置江南四大美妓于死地，使她们沦为风流冤魂。

在咸丰逃往热河避难时，兰贵人怀上了“龙种”，趁咸丰龙体欠安之际，代批奏折，把持朝政。八大臣敢怒不敢言，便投皇帝所好，巧施美人计，选一绝代美妓献给咸丰。皇帝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与美妓形影不离，夜夜风流，至使美妓也怀上了“龙种”。兰贵人怀恨在心，以重金收买御医，使美妓早产，血崩而死。

咸丰驾崩后，兰贵人被尊为皇太后，扶持幼主。她勾结恭亲王，将心腹之患——八大臣一一剪除，从此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怎奈空房难守，寂寞难熬，正值青春少妇的西太后，先后与近侍假太监安得海，御医姚宝生以及武生泰斗杨月楼父子偷情寻欢淫乱于后宫。导至情夫们或被公开处死；或被赐酒毒杀，一个个“宁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

本书集正史和野史为一体，以慈禧的初恋、婚恋、婚外恋为主要线索，通过一代风流艳后的私生活和官场绯闻，秘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王朝的腐败、衰亡，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

目 录

- 第一章 梨园邂逅 俏兰儿情窦初开
巧搭鹊桥 荣公子一见钟情
- 第二章 说古论今 感叹红颜多薄命
文昌阁内 赠信物私定终身
- 第三章 荒郊野外 天当罗帐地当床
春情勃动 两小初试云雨情
- 第四章 皇上选美 鸳鸯难圆相思梦
攀龙附凤 忍痛割爱赴京城
- 第五章 扬帆北上 太和殿前欲邀宠
流水无情 落花有意空惆怅
- 第六章 桐荫深处 艳歌传情动圣心
一夜风流 身价倍增封贵人
- 第七章 贪恋新欢 乱世天子疏朝政
枕边吹风 略施小计救情人
- 第八章 丽妃发难 新春庆典争座次
册封贵妃 阖家团聚沐天恩

第九章 江南四美 香消玉碎圆明园
避暑山庄 贵妃专宠乱群臣

第十章 肃顺献美 风月场上埋祸根
圣前争宠 懿贵妃借刀杀人

第十一章 病入膏肓 咸丰帝大限将至
临终托孤 八大臣顾命执政

第十二章 暗藏杀机 贵妃计召恭亲王
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紫禁城

第十三章 垂帘听政 空房独守恨夜长
饥不择食 权将太监当“面首”

第十四章 荣禄受封 上殿谢恩见慈禧
断梦重续 淫乱后宫温旧情

第十五章 勾心斗角 安太监暗中发祟
请君入瓮 丁巡抚怒斩阉贼

第十六章 太后怀孕 薛郎中巧打私胎
荣禄移情 翊坤宫撞翻醋瓶

第十七章 进宫治“病” 姚御医误入温柔乡

东窗事发 阎王爷招去风流郎

第十八章 假戏真唱 慈禧梨园寻新欢
 好景不长 东宫摔打野鸳鸯

第十九章 进宫献艺 扬月楼招来灭顶灾
 笑里藏刀 西太后毒杀东太后

第二十章 出宫巡视 那尔苏惊驾长安街
 金屋藏娇 寂寞中天降如意郎

第二十一章 返乡祭祖 伯亲王挥泪灭亲子
 欲加之罪 赐毒酒妖后害忠良

第二十二章 红尘险恶 名伶出家白云观
 岁月无情 人生苦短梦更长

第一章 梨园邂逅 俏兰儿情窦初开 巧搭鹊桥 荣公子一见钟情

兰儿沐浴已毕，赤裸着身子走到床前，用浴巾擦拭着身上的水迹，一边打开床间的红漆大木箱，从中取出衣裙。关箱子时抬起头，无意间从墙头那面破旧的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禁不住微微一怔。

镜中的兰儿一丝不挂，窈窕丰满的胴体白如凝脂，凸凹分明。长发像在墨汁中浸泡过，乌黑闪亮，披在白嫩润泽的肩背上，宛如乌云盖雪；那纤细的腰肢，修长的双腿，真是神工造化，精致得无懈可击。难怪平日里走在街上，总有那么多男人的目光盯着、追着，……长大了，自己不再是那个扎一对羊角辫儿的小丫头了，而成了大姑娘，出落得那样俊俏、水灵。想到这里，说不清是惊是喜是羞是怕，一抹红晕涌上了兰儿的脸腮。她匆匆穿好衣裙，挽上妹妹蓉儿出门看戏。

徽宁，城池不大，却有十几家戏院，每日鼓乐不断。兰儿常去的，是城隍庙。一则这里离家近，出了门，转过府后街，过了状元桥，就到了；再则这城隍庙，不同一般的戏院，除了高挑的戏台，可容纳上千观众的麻石板镶嵌的天井，两边还有可供观众歇息的曲廊庭院，后边有水榭亭台，看戏看乏了，可随便找个亭廊，倚栏欣赏水中的荷花和游鱼。来这里看戏的，多是本城的大官显富，自然是旗人居多了。头上没有顶子，身上没穿长袍短褂的，休想在这里落脚。

兰儿家尽管清贫，穿着也与平民百姓无异可到底是仕宦人家出身，又是镶黄旗人，怎肯混在那些下等市民中看戏？那岂不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这些天，城隍庙里新来了个苏州戏班，唱的又是《桃花扇》。城隍庙外，轿马云集；庙内，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兰儿带着妹妹蓉儿，拼命往前面挤。恰好，那里空着几张椅子，兰儿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个家仆模样的人，见这两个穿着略显寒酸的姑娘，占了为自家主人留的座位，正要发作，兰儿转过身来，朝他嫣然一笑，仆人的目光，顿时直了；好漂亮的小姐呀，莫不是天上的仙女下凡？他仔细打量着她们，既具北国少女的风韵，又有南方佳丽的柔媚，举止形态，不亚于王侯家的公主。

仆人满脸堆笑了，问：“请问二位格格^①，尊府是……”

蓉儿心里，紧张得象兔儿在撞，生怕被他当众赶走，丢尽脸面。兰儿却不慌不忙，不轻不重地答道：“惠道台家的！”

一听说是道台家的，仆人的腰顿时弯了，用衣袖拂了拂凳子道：“二位格格请坐吧，奴才马上献茶。”

兰儿已不再理会他，把头偏过去了。

不知是演员没化好妆，还是某要人未到，台上的幕布迟迟未开，只有那时急时缓的锣鼓，在顽强地不知疲倦地响着，蔽得兰儿心烦气躁。

她环顾左右，没有可以闲聊的熟人，便仔细打量起这戏台来。

这是城隍庙的主体建筑，像一台精致豪华的轿顶，绿色

^① 注：格格——满蒙人称小姐为格格。

的琉璃瓦闪着熠熠光辉。高挑的屋角，各雕着一条金龙，龙身是用黄色瓷砖镶嵌的屋脊，一直伸向屋顶；两条龙尾，在顶端的屋脊上会合，正中隔着个红色的圆球；两只高高扬起的屋角，雕着龙头，那张开的大嘴，那栩栩如生的龙须，活的一般，俨然在绿海中戏波，又象刚从天上飞下来，正要争夺屋顶的那件珠宝。

台两边，立着四根水桶般粗的朱漆台柱。台外的一对，用金粉刷着副楷书楹联：

历代壮奇观，睹胜败兴衰，千古英雄收眼底；
高台共欣赏，听管弦丝竹，数声雅调拓胸襟。

兰儿正欣赏着这对联的书法，只听后面一阵骚动。她回头转来，只见几个家仆簇拥着一位英俊的小青年走了进来。

这青年和自己年纪相仿，不过十七、八岁，白色纺绸长衫上，套着酱色软缎马褂，把他那高挑的身材，衬托得英俊潇洒。方正的脸庞上，两撇浓眉微微上扬着；双眼皮下，两束目光电光般闪烁；高挺的鼻梁下，轻抿着两片嘴唇，透出几分英武与沉毅……呀，好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虽有北国少年的强悍、魁梧，却没有武夫的粗俗。如果他站到戏台上，不用化妆，就是个叫观众倾倒的周郎。从他的长相，他的气质，兰儿在心里断定：这是个旗人！然而，却没有时下旗人公子哥儿的纨绔气。

那公子走到她们身边，发现自己的座位被他人所占，略露愠色地蹙了蹙眉毛。那仆人赶紧上前，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他的眉毛舒展开了，大方地向姐妹俩点了点头，在她们

身边坐了下来。

台上锣鼓一阵紧敲，便响起了二胡、竹笛、三弦声，幕布缓缓启开了。

一个身着氍毹中道袍，挂白须的副末，踏着舒缓的锣鼓点子上场，唱了一曲《蝶恋花》：

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剩魄残魂无伴顾，时人指笑何须躲。

旧恨填胸一笔抹，遇酒逢歌，随处留皆可。子孝臣忠万事妥，休想更吃人参果。

这演员嗓音宏亮，字正腔圆，特别是末尾的一个稍腔，象一阵大风拂过森林，深沉苍凉而悠远。第一支曲子，便把《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本意渲泻了出来。未进入剧情，便使观众受到了感染。

兰儿知道，这是个名满江南的戏班，登场的一个个角色，无论生、旦、丑、净，唱做念打俱佳。随着剧情进展，满场观众，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弹泪轻泣，时而唏嘘感叹。偌大的一个城隍庙，有时静如处子，连掉下一颗针也能听见；有时却象海啸雷鸣，响起一阵阵掌声。

然而，平日里看戏着魔入迷的兰儿，今天却有些心不在焉。身边的那位英俊公子，与她保持着半尺的距离，却象一团火，烤得她脸红耳赤，浑身燥热，神思惶乱。

她不好意思看他，却又忍不住要看他，几乎是一只眼睛望着台上，一只眼睛瞟着身边的他。思路常从戏里岔了出来，这是谁家公子？姓甚名谁？想问，又不好意思开口。

这位公子叫荣禄。

他的心情也和兰儿一样。起初，见两个着布衣的姑娘，坐在留给自家的座位上，正想叫下人赶跑，那仆人轻声告诉他，是道台家的千金，只得作罢了。他瞟了一眼她们，心里疑道：“既是道台千金，为何穿着这样寒伧？也许是怕露了身份，故意乔装吧。”

他偷眼瞟她，只见她双眉弯若黛蛾，黑如漆染，直插鬓发；一双乌亮的大眼睛，透出万千娇媚；细挺的鼻梁，增一分嫌高，减一分则嫌塌；薄而小的嘴唇，泛着樱桃的红色；瀑布般的乌发，披拂到白腻的肩头……此时此刻，在荣禄眼里，戏台上那些浓妆艳抹的旦角们，顿时变得“六宫粉黛无颜色”了。

他本来对戏兴趣不浓，今天却更看不进去了，一边用眼角瞟着身边这位佳丽，一边在心里想着，这是哪位道台的千金呢？一省道台，又分守道、巡道、粮储道、盐运道、兵备道、河务道、水利道、屯田道、驿传道……她父亲是哪个道的道台呢？他想问她，又觉得不便启齿。

这《桃花扇》，从《先声》到《余韵》，共四本，四十二，至少也要演两天。演到二十齣《闲话》时，天色已经暗了。戏台前的柱子上挂出水牌，明天继续。观众纷纷起身，场子里骚动起来。

荣禄在仆人的簇拥下，向门外走去。

兰儿望着他倜傥潇洒的背影，胸中泛起一阵莫名的怅然，心里空落落的。坐在一起看了一天戏，还不知他姓甚名谁，连话也没搭上一句。他走了，明天还会不会来？以后还能见面吗？

她不愿意地站起身来，猛然发现，刚才那公子坐的地方，摆着一把折扇。

她迅速拾了起来，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龙飞凤舞的草书：“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

她知道，这是一首回文诗，轻轻地念了出来：

香莲碧水动风凉，
水动风凉夏日长；
长日夏凉风动水，
凉风动水碧莲香。

落款是“荣禄书于咸丰元年夏日”。哦，这公子叫荣禄。看来，这扇子是他自题的。这诗虽平平，字却飘逸劲健。俗话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看来，这荣禄不是庸俗浅薄之辈。兰儿又对他添了几分爱慕。

蓉儿见姐姐在拿着扇子发呆，揉了揉她道：“快走呀，姐姐！”

“妹妹，你去把这扇子还给那位公子吧！”

“我才不去呢！”蓉儿身子一扭，“要去你自己去！”

兰儿巴不得她这句话。她们走到城隍庙外时，荣禄正要上轿。兰儿几步跨过去，说：“公子，你的扇子掉了。”

荣禄回转身来，微微一笑道：“多谢小姐了。”

替交扇子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想说话，又找不出恰当的言词，只有两双灼热的目光在问：“你明天还来吗？”

第二天，荣禄到得比昨天早，坐了一会，兰儿才带着蓉儿徐徐而来。

今天，兰儿换了件湖蓝色的旗袍。这是她唯一的出客的礼服，尽管布料质地不怎么样，但因剪裁得当，将她那微挺

的酥胸和纤细的腰身，勾勒得凸凹分明，楚楚动人。

荣禄客气地起身让坐，他的仆人们，立即捧上了香茶和五香瓜子。

荣禄剥了几颗瓜子，问道：“小姐，你常来这里看戏吗？”

兰儿点了点头，反问道：“荣公子，你也常来吗？”

“不，我随家父刚到这里不久。”

“请问令尊是……”

旁边的仆人抢先答道：“就是荣长寿总兵呀！”

荣禄知道，这小姐想了解自己的家世，于是，侃侃而谈道：“我是瓜尔佳氏满州正白旗人，祖父培思哈，在平张格尔之役中，不幸殉难，伯父长瑞任天津总兵，父亲任凉州总兵。这次，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做乱，圣上命我父亲和伯父，带领所部，随赛尚阿进广西平剿，约在这里会合。家父开拔得早，伯父尚未到，再说，还要招募一些兵勇，因此在这里逗留一些日子。”

兰儿知道，总兵的官品，和道台不相上下，两家真是门当户对了。心下有几分欣喜，说：“哦，荣公子出身将门。”

“只不过一介武夫，小姐谬奖了”，荣禄自谦地说。心里想道：“怎样问她，才不至于唐突呢？”

“小姐你怎么没带丫环仆人呢？”话刚出口，荣禄意识到这句话冒昧了，忙掩饰道：“小姐是怕惹人注目，才这么轻装简从吧？看小姐年纪不大，却这般贤淑、儒雅，真不愧大家闺秀！”

前面的话，的确使兰儿尴尬，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后几句自搭梯子下楼的溢之词，却为她解脱了困境。兰儿在心里赞道：“好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

台上的戏已近尾声，是苏昆生在唱：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这五湿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去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荡气回肠的唱腔，勾起了兰儿的心事。唱的仿佛不是明朝的衰亡，而是自己的身世。

想当年父亲在日，住的也是雕梁画栋的高楼深院，出门鞍轿成行，在家仆役成群，衣来伸伸手，饭来张张口，堂上，来访的官宦、豪富、夫人小姐不绝，真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父亲一死，就是“楼塌了”一般，搬出了“青苔碧瓦房”，住进了平民小巷。想到这，只觉得鼻子发酸，两行冰冷的东西，顺着脸颊缓缓而下。

荣禄见兰儿伤心，惊问道：“小姐，你……”

兰儿掏出手绢，揩了一下眼睛，换上笑脸掩饰道：“你看我，真是看观书掉泪，替古人担忧了。”

本来，她刚才想向荣禄倾诉自己的家世的，旋即改变了主意。向他倾吐自己的不幸，是为了得到他的同情吗？我不需要别人施舍怜悯，更不愿因家境败落，而让人瞧不起自己。

离开城隍庙时，他们已不象昨天，只用目光传递心里的话了，而象相处了很久的朋友，互相问着：

“你明天还来吗？”

“来！你呢？”

“我也来”。

就这样，他们每天在城隍庙里看戏，渐渐地，俩人都觉得，身边有人不那么方便了。兰儿撇开了妹妹蓉儿。荣禄也让仆人远远地坐在后面。戏院成了他们相聚的“鹊桥”。至于戏演得是好是坏，他们谁也不在意——“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第二章 说古论今 感叹红颜多薄命 文昌阁内 赠信物私订终身

惠太太点亮了桐油灯，兰儿才进门。

惠太太没好气地问：“兰儿，你到哪里去了？”

“看戏呀！”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戏散得晚。”

起初几天，惠太太相信了，后来，见她每天都回来得这么晚，疑惑起来。

她打量着兰儿：脸颊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胸脯也鼓起来了。女儿大了！

这么大的女儿，不能再让她在外面疯跑了，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第二天吃了早饭，兰儿又在房里梳妆，准备出门。近些天来，她越来越好打扮了。

惠太太跨入女儿房里，问：“今天又要去看戏？”

兰儿瞟了母亲一眼，嫣然一笑，调皮地点了点头。

“你就知道看戏！”惠太太提高声调说。

兰儿见母亲动了气，将头偎在母亲怀里，撒娇道：“妈，

你不知道，这几天的戏太好看了，那个旦角演得真好，还有那个武生……”

母亲生气地打断了她的话，厉声道：“好看好看，不吃饭了？”

“妈……”兰儿投来乞求的目光。

惠太太见兰儿满脸委屈，声调放低了，说：“你已不是小孩了，也该分分我肩上的担子，从今天起，跟我学织布。”

“我不织！”兰儿头一扬，嘴巴一噘，又恢复了刚才的任性。

“你不织，就不许你吃饭！”

“不吃就不吃！”兰儿说罢，冲进自己的房里，钻进了被窝。

惠太太看着她的背影，在心里叹道：“这任性的丫头，真是穷人养娇崽！”

吃中饭了，兰儿没起来；吃晚饭了，兰儿还没起来。

惠太太打发蓉儿去叫，叫不动；又叫儿子挂祥去劝，也劝不起；只得自己来喊了。

她坐在兰儿的床头，说：“兰儿，你以为是妈狠心吗？一家几张嘴，柴米又这么贵，靠我一个人织布，能换得几个钱？你不帮衬帮衬妈，这日子怎么过？唉，要是你父亲还在……”说着，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听母亲一哭，兰儿的心软了。是呀，母亲的确太可怜了！自己这么大了，是该帮母亲分点忧了。然而，这样一来，也许会永远把自己绑在织布机上，让这无情的织机消磨掉自己的青春，像穷家小户的女人那样，像市井平民家的女人那样，织布挣钱，洗衣做饭，待候丈夫公婆，养儿育女……我不干！

永远不干！夫荣妻贵，女人的命运只能寄托在丈夫身上，只要找到个好丈夫，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自己天生丽质，正值妙龄，即便不能凤冠霞佩当皇帝娘娘，至少也能嫁个达官显贵。

眼下荣公子，就是个理想的人选。他不仅风流潇洒，漂亮俊逸，而且又出身将门，日后定能封侯拜将，直步青云。她已觉察到了，荣禄对自己也有好感，只要俩人从这么好下去，日后叫他请媒提亲，不愁成不了这桩婚事。于是，她狠了狠心，拉过被子蒙住头，一动也不动。

“兰儿，你已不是小孩了，成天在外面跑，出了事怎么办？将来怎么嫁人？再说，我们是官宦人家，可要恪守礼节，别让外人指背心，说闲话呀！”

兰儿再也受不了母亲的絮絮叨叨的指责，呼地坐了起来，连珠似地问：“我做什么了？出什么事了？哪里不守礼节了？我的事不要你管！呜呜呜……”又扯过被子蒙住头，抽抽泣泣哭起来。

惠太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着气走开了。

第二天，兰儿仍不肯起来，惠太太到床前劝一阵，哭一阵，骂一阵，可兰儿象铁石一般，不哭不笑也不回嘴，只呆呆地望着帐顶出神。

惠太太这回也动了真格的，想，不整治整治她的犟脾气，以后嫁了婆家，人家会说自己没家教。再说，让她这么任性下去，真的出了事可不得了，名节事大呀！她把一碗鸡蛋面，放在兰儿的床头，再也没来看她。

这天晚上，兰儿觉得肚子里咕咕直叫，看着摆在床头的那碗鸡蛋面，直流涎水，真想一口吞下去。可是，这样一来，